

## 第四百十九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ALVAREZ (古巴)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19)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印度尼西亞問題

- (a)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S/1270及S/1270/Corr.1)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之報告書；
- (b)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荷蘭代表就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決議案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274)；
- (c) 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之補充報告書(S/1270/Add.1)；
- (d)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之第二次補充報告書(S/1270/Add.2及S/1270/Add.2/Corr.1)；
- (e)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之第三次補充報告書(S/1270/Add.3)。

### 二、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 三、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澳大利亞代表Mr Hood, 比利時代表Mr. van Langenhove, 緬甸代表U Ba Maung, 印度代表Mr. B R. Sen, 荷蘭代表Mr van Royen, 巴基斯坦代表Mr. Abdur Rahm Khan, 菲律賓代表

General Romulo, 印度尼西亞代表Mr. Palar 經主席邀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依照慣例，理事會各理事國代表發言後總傳譯；至於邀請列席的代表，他們發言時就即時傳譯。

Mr. SUNDE (那威)此次辯論中各代表所作聲明，我聽得很有興趣。雖然，這個局勢最初好像非常困難，我們現在發現還有希望得到一種協議。過去這幾次會議中有兩點使我們特別感覺興趣，特別引以為慰的：第一、當事各方所作聲明比較平和，表示荷蘭所提議舉行的會議，如果當事雙方對若干初步的步驟可以同意的話，實際上還有召開的可能；第二、加拿大代表和中國代表的聲明中提出了一個聰明的而且富建設性的建議：就是，嘗試有無可能由各方協議求得解決辦法。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應該是在聯合國委員會主持之下由荷蘭和共和國舉行商談，先解決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1234]首兩段中規定的關於停戰及恢復共和國問題的初步步驟；然後再來進行比較廣泛的最後解決辦法，包括由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各政黨派代表舉行會議，將實際主權移交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我們認為這一個建議可以使荷蘭所主張的在海牙召開圓桌會議的計劃有成功的希望，可以使這個計劃符合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這樣可以造成一種情勢，使雙方都可以接受這個建議。我因此贊成加拿大代表與中國代表所擬的辦法。

主席如果允許的話，我想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件我認為是人道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我因此希望安全理事會所有理事國對這個問題都能夠同意。

歷次因軍隊衝突而引起之爭端中，就曾經安全理事會審議者而言，雙方皆曾指控對方有殘暴行為，包括虐待及殘殺戰俘，以及其他行為，不但違犯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及其他公約，而且違背所有民族、所有宗教所公認的基本道德原則。

敵國代表團每聽到這種控告，輒震忿不置。我們和其他曾經經歷法西斯恐怖主義之苦的人民一樣，認為這就是上一次戰爭中我們反對的基本惡行之一——我們希望這一種惡行可以從此根絕。

敵國於本年一月一日以來，始任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一。關於早先在討論印度尼西亞爭端時所提出的各種控訴以及關於討論其他爭端時所提出之各種控訴，敵國尚無機會表示意見。但是，現在有新的控訴提出來，使我們覺得我們應將這個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是一個單獨的問題，我們認為不應該和安全理事會現在正考慮的爭端的政治問題併為一談。

敵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不能不正視一個事實，就是：理事會雖然曾努力設法，但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各地仍有武裝衝突之事發生——我們縱引以為憾，武裝衝突將來還可能再發生。我們最重要的任務當然是設法儘速使軍事行動停止。但是軍事行動既然無法完全防止，我們認為我們至少應該盡力防止在軍事行動中有暴行的發生。這種暴行不但是違反國際法，而且是違反一切人類道德標準。

關於安全理事會現在考慮的具體問題——印度尼西亞爭端——當初曾有關於共和國軍隊暴行的控訴，現在又有荷蘭軍隊暴行的控訴。這些控訴所云究竟是否屬實我們不曉得，在沒有調查事實之前，實無從知悉。關於對荷蘭方面之控訴，我現在就可以說：這些控訴雖然見於荷蘭報紙，但是這並不足為證據，證明其必為事實。荷蘭的新聞界是自由的。在一個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中，就是為表白事實真相起見，通常也不會存在出版之前便干涉新聞報導的。我深信雙方政府也都和我們一樣，希望暴行不發生。我相信荷蘭代表等一會發言時會論到這一點。荷蘭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都曉得暴行的恐怖與結果。他們如果能夠防止暴行發生的話，他們絕不會讓它們發生的。我因此深信，這一個原則，當事各方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一定是完全贊同的。

唯一尚待解決的問題便是關於這一件事，安全理事會能不能想個辦法，如果能夠的話，應該想個甚麼辦法？因為各種原因，這個問題最好應該當作一個特別問題來解決，和所有政治問題分開。

一九〇七年在海牙通過的戰爭法中曾規定有關人道的條例；日內瓦公約中對於戰俘及傷兵與患病兵士之待遇，更有具體之規定——這個公約目前正修訂中。除了這些規定實體問題之條例外，最好能夠設立某種機構或程序，以便遇有小規模的戰爭時——就像目前安全理事會考慮的戰爭——確定上述各公約中的實體條例各方是否遵守。

我目前並不預備就應採取的程序提出具體建議。但是我想要提請安全理事會以及當事各方注意這個問題，同時注意——這是說，如果

他們原在則上可以同意的話，我希望他們可以同意——在這種情形和類似的情形下，安全理事會可以有甚麼辦法，同時在未設立聯合國以內或聯合國以外的適當機構與程序之前，安全理事會是否應請聯合國任何其他機構，或任何其他政府或非政府之國際組織來調查據說是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行。

Mr. CHAUVEL ( 法蘭西 )：本次辯論中發言的幾位代表——各代表的陳述都是非常精采的——曾指出：雖然在外表上雙方都爭持不下，但是過去數星期內，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圓滿解決——就是印度尼西亞之趨向獨立——已大有進展。印度尼西亞獨立的原則並沒有有人反對。沒有人否認印度尼西亞獨立應該及早實現。荷蘭提議主權移交提早一年，這是一個新議，極其重要，絕非過言。對於最後解決之實現這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步驟。

中國代表曾就雙方意見的同異定其合離之各點，加以分析說明〔第四一七次會議〕。舉行圓桌會議顯然可以使雙方同意的各點發生更大的作用。荷蘭政府對所有各政黨所作的建議，聯邦黨已經表示贊成，但是共和黨諸領袖雖然在原則上並不表示反對，對其實施辦法則附有保留。

共和國主席 Mr. Soekarno 於三月四日致函聯合國委員會〔S/1270/Add.1附錄一〕，稱：此種決定之責任祇能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負起——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在其領土之內充分行使權力，其首都在耶嘉達。但是共和國總理 Mr. Hatta 於荷蘭提出建議之前，曾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致函 FBO ( *Byzonder Federaal Overleg* ) 主席〔S/1270, 附錄乙附件二〕，邀請各政黨舉行聯合會議，商討：一、組織一臨時聯邦政府；二、實施安全理事會關於恢復共和國及政府回都耶嘉達之決議案。

吾人自是可知二月三日，理事會通過決議案後六日，Mr. Hatta 曾認為在遷返首都之前須先舉行會議，因為舉行會議的目的便是準備遷返首都。但是三月四日的來函又給人一種印象：荷蘭政府雖然接受了 Mr. Hatta 的建議，Mr. Soekarno 却不滿足。Mr. Hatta 同意於他請求召開的會議之後再遷回耶嘉達，而召開會議的建議經接受之後，Mr. Soekarno 却又另提出一個共和國參加會議的條件。

雖然我深信當事各方都不是有意如此，但是這樣的一種要求可以老繼續下去。雙方對於這個問題理應如何解決既然並無爭執，整個方案中的主要步驟雙方既然都已經接受，我不相信雙方會因為對實施的步驟不同意而未能有所協議。

蔣先生已經說過：這一階段的辯論是嚴格地祇限於荷蘭與共和國，而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解決却與這個廣大領土的整個人口都有關係。所以合理的辦法是：我們請荷蘭和共和國設法在聯合國委員會主持之下的會議裏解決各種爭執；這一點辦到之後，立即舉行圓桌會議，未出席參加第一次會議之聯邦黨亦應參加。

共和國代表團主席三月十日復來函〔S/1270/Add.3〕，重申其二月二十八日來函所聲明的共和國立場，這就是說：圓桌會議不能視為可以代替理事會的決議案。

這顯然是一種誤解，理事會必須設法解釋清楚。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祇是一個綱領，其目的在為談判者商談時之參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定律。比利時代表上一次發言時〔第四一七次會議〕曾特別提出：以前喀什米爾調停委員會和巴勒斯坦問題調解專員為謀求和平對理事會關於喀什米爾問題及巴勒斯坦問題的許多決議案予以廣泛的解釋。理事會從來沒有認為通過決議案就是制定法律。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更應該取這個態度，因為，正如比利時代表所說的——很對不起，我又一次要引用他說的話——安全理事會絕無權力來決定一個領土的前途究竟如何，應該歸屬何國。因此，理事會似不應因為這些形式上的考慮而未能執行其應該負起之任務——此種任務必然是和解，從中斡旋使雙方得到協議。

關於這一點，加拿大代表的建議好像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理事會應該注意到：荷蘭代表已接受這個建議——他接受這個建議時對這個建議的解釋和英聯王國代表的解釋一樣〔第四一八會議〕。我認為各代表的意見不謀而合是很可喜的。我相信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在當地一定能夠對這一點充分利用，先促使當事雙方舉行初步談商——這可以幫助雙方消除對方猜忌之心，助其直接達成協議。

初步商談之各種條件與計劃最宜由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在與當事雙方協商之下同時在安全理事會指示之下，加以擬定。

主席：為着禮貌起見，古巴代表在這一次大家都很踴躍參加的辯論中，原預備最後發言。但是，因為提出決議案草案的各國代表都已經發言，我想請現在請求發言的各代表原諒，讓我表示敵國政府的意見。

我現在以古巴的代表地位發言，我很抱憾必須發表下列聲明：荷蘭政府對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態度，敵國政府非常失望。古巴當時連同中國、美國、那威贊成這個決議案，認為這個決議案是一個折衷

的決議案——雖然古巴認為這個決議案的伸縮性還是太大。

依照理事會的決議案，荷蘭除應採其他行動外應：一、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二、予所有印度尼西亞領袖以歸返耶嘉達之便利，俾其重新建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執行其各種任務——包括耶嘉達及其附近地區之行政工作；三、立即停止對共和國人民的軍事行動。根據今天我們在理事會裏聽見的各項聲明，和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S/1270〕，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三點荷蘭政府都沒有履行。其尤甚者：荷蘭政府對於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和該委員會所屬軍事執行委員會提出的要求並未予以應有之注意，有時該委員會之公函荷蘭政府竟未答覆。

但是，自另一方面說來，荷蘭政府確正設法召開圓桌會議，預備承認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的主權，同時曾邀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諸領袖出席參加——雖然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諸領袖目前並未享有真正自由，共和國之存在荷蘭政府亦未予承認。荷蘭政府歡迎聯合國委員會出席這個會議——但是祇是歡迎它出席而已。

古巴代表團認為通過任何與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牴觸的辦法便等於違反該決議案，也就是蔑視安全理事會——而安全理事會是代表整個聯合國的。

目前如果設法來改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意義，陰圖避免實行其規定，這我們認為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世界各小國如果看到聯合國對所有國家並非一視同仁，它們對聯合國的公平與判斷力將來又怎會有信心呢？它們如果看到聯合國對有些國家特別嚴厲，對有些國家却又姑息，它們又怎能對聯合國繼續有信心呢？

無論安全理事會有些國家與荷蘭的關係如何，我們大家都可以同意荷蘭並未實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而且是一憑已意來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有些國家認為這種態度是可以原諒的。古巴則認為不然。敵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每一個理事國都有義務要求荷蘭實行這個決議案，而且不能更動決議案之規定或將其力量減輕。印度尼西亞諸領袖應立即釋放，予以真正自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應在耶嘉達完全恢復。停止軍事行動一事必須切實辦到。聯合國委員會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聯合國委員會也應該依照該決議案行事。

祇有在這些條件都實現之後，安全理事會纔能夠聽取有關各方可能提出的建議。

Mr. Hood（澳大利亞）：我很感謝主席允許我在這次辯論中又一次發言。我又一次發言是因為顯然地這一次辯論的範圍已經縮小，

限於討論某一種建議，或是兩三種有關聯的建議。我想不久理事會的討論就要到一個階段必須決定對這件事是否應採取某一種步驟。

首先，我想對主席剛纔以古巴代表的地位所說的話，表示深切同意。主席剛纔所表示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對於這個問題——就日前提到安全理事會來的問題而言——的一般性質與意義，也祇有表示這一種意見，纔是正確的意見。

因為同樣的理由，讓我指出：我對於理事會其他各代表對支持本理事會的決議案都表示漠不關心的態度，很是驚訝。有幾個發言的代表就是決議案草案的提案人。他們現在都要請理事會完全冷靜地來考慮一個辦法，這無異將本理事會的決議案作廢。關於這一點，埃及代表在理事會上一次會議〔第四一八次會議〕裏曾說過幾句很切當的話。

至於目前所討論到的問題，我想理事會對於上星期加拿大代表和中國代表所提的建議——即由印度尼西亞當事雙方先舉行一種會議或集會——應該非常審慎考慮。

依照這個建議，或依照關於這個建議的某種解釋，安全理事會得採取某種行動——不管是通過一個正式的決議案抑或是理事會理事國間有一個非正式的協議，都沒有關係；這個行動較之一月二十八日通過決議案的那個非常正式的行動確實是更進一步。因此我們必須非常嚴重地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在目前採取與一月裏通過的決議案內容規定不同的行動到底是不是聰明的辦法，而且是不是必要的。

第一點，就本處辯論中大家所發表的言論或是一月以來印度尼西亞發生的事件而言，實在並沒有任何一點要使安全理事會修改原決議案的規定，或將原決議案規定的力量減輕。那個決議案是大家在安全理事會內外經過長久思慮與討論纔得到的結果。對於自 Renville 協議〔S/649，附錄十一〕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這個決議案都一一顧及，連去年十二月荷蘭所採軍事行動在當地所發生的後果也顧慮到——這一點在某種限度之內可以說是理事會方面的讓步。

上述各種情形，目前比較一月裏還要嚴重。但是，正如荷蘭代表向安全理事會說的，目前情形的性質和兩個月之前毫無不同。這種軍事行動的目的——坦白地說——就是在於消滅共和國，讓荷蘭人一憑己意來定一種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事實上這種軍事行動結果祇造成一種不可救藥的混亂紛爭局面，甚至比這更壞的局面。這些情形一月裏已存在。因為有這些情形，理事會當時決定在印度

尼西亞事態變化中，理事會兩應經由所屬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採取一種比較積極的行動，藉以避免這個廣大世界區域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當時各理事國請理事會依照理事會自己的意見擬定印度尼西亞主權移交程序的階段；同時規定在移交政權之談判未進行前必須履行之若干條件。

現在有人想造成一種印象，使人認為環境已有變化，安全理事會對目前局勢，宜重新估量。這種建議所根據的到底是甚麼呢？我們如果對目前的局勢作一個忠實的觀察，便會知道這種建議其實是毫無根據的。荷蘭自始便存心絕不履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主要規定。自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案以來，荷蘭確曾提出一個圓桌會議的建議，同時表示願意提早移交主權。但是，荷蘭這一種建議有兩點很特別。

第一、截至目前為止，荷蘭還不能，也還不願解釋荷蘭在安全理事會裏提出的條件——就是，圓桌會議的結果必須不違背荷蘭應負之責任。荷蘭對於這一點，不能或不願解釋，其結果使人有理由懷疑荷蘭之目標到底和安全理事會的目標是否符合。

第二、我們到底有甚麼事實可以證明依照荷蘭所開條件舉行會議的建議一定可以實行呢？共和國方面的領袖，以他們為共和國領土個人代表的資格，不願參加這個會議。同時我們大家也都知道：聯邦黨經過遲疑考慮之後，也決定至少在重建共和國政府這個先決條件沒有實現之前不參加這個會議。

在這種情形之下，荷蘭提議的圓桌會議是不會舉行的。這一點海牙方面上星期事實上已經承認。

安全理事會因此不應該把荷蘭方面的建議當作目前局勢中的一個因素——至少在目前不應該如此。安全理事會應該根據本理事會的決議案採取一個立場。事實上，這個決議案已經明文規定雙方舉行談判，為主權移交之準備——在這種談判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方面以外的各單位也可以參加，像參加圓桌會議一樣。荷蘭設法提出另外一種辦法。這種企圖是失敗了。這種企圖是非失敗不可的，因為荷蘭拒絕答應安全理事會所認為在任何談判之前必須辦到的條件。

目前的局勢因此並不是一種新的局勢；目前的局勢和一月裏理事會所應付的局勢是一樣的。鑒於荷蘭方面並不能想出一個可以解救他們自己造成的僵局的辦法，鑒於印度尼西亞目前的軍事狀況，鑒於度印尼西亞共和黨與聯邦黨兩方面的強硬態度，並且為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的聲威起見，顯然地我們目前除開切實施

行一月決議案的規定之外，別無其他可採取之行動，在實施該決議案之規定時，尤應注意使該決議案規定之談判可以實現之必要先決條件。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

我請大家考慮：安全理事會對於目前所討論的在巴達維亞舉行初步會議的建議，必須依照上述各點來考慮。安全理事會上一次會議〔第四一八次會議〕中，有人建議先舉行一個初步會議，來決定原來建議的圓桌會議應於何時及在何種條件之下召開。當時荷蘭代表很快地便接受這個建議。荷蘭代表並且說，舉行這樣一個會議並不違反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但是，這一個建議事實上是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牴觸的。荷蘭方面和共和國方面的任何會議，目的如果是在討論圓桌會議的時間和條件，這種會議一定會帶有談判的性質。但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目的却就是要保證如果舉行談判時，共和國方面必須先恢復其政治機構、首都與政府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我們從荷蘭所作的聲明中看不出有任何關於這一點的保證。那麼，我們又怎樣能夠說這樣一個會議——不管它是不是在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主持之下舉行——不會違反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呢？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加拿大與中國的聯合提議。就是依照這個聯合提議擬定任何縝密的建議，仍有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可能。這一種冒險是不應該有的。我們向各方及向聯合國委員會提出這個建議時，無論是正式提出還是非正式提出，很可能都祇是專就理事會決議案實施問題的某些方面立論；同時我們也可能要求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協助召集雙方討論關於實施理事會決議案的各種辦法。但是，我可以說——我想這一點理事會應該注意——就是採取這一個步驟理事會也要冒一點險。而理事會是絕不應該冒這種險的。

有一個危險我們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們大家都應該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無論這一個會議的任務規定訂得如何周密詳細，討論一開始之後，便很可能——簡直是非常可能——討論到理事會決議案中的原則問題。這種討論的結果便是要找出一種折衷辦法，也就是違反原決議案的規定。理事會的原意當然不會是如此。但是這裏要冒一種險。我們在沒有實行任何一種建議之前，必須對所要冒的險充分地加以估量。

第二、理事會必須要考慮到：共和黨的領袖們對於這個初步的會議要採取甚麼態度呢？大家都知道關係人士——就是共和黨的諸領

袖——都不願以任何政府代表的資格來出席這個會議，或是參加這一種商談，祇願意以私人的資格參加。他們在這個會議裏會不會完全不為人所要挾呢？也許他們不受人要挾。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所代表的人民，或是他們應該代表的人民，是否相信他們不是在別人要挾之下採取行動呢？我認為真正的危險乃在此。這次討論這個建議時，這一點我認為並沒有充分地討論到。共和黨各領袖如果接受邀請參加這個會議，便很可能受人誤解。

共和黨諸領袖參加會議的結果，如果能達到協議的話，那麼，這種協議一定要保障他們自己的地位，最後有助於政府的恢復；這種協議最後當然需要共和國人民及蘇門答臘臨時政府加以承認。這個建議中有沒有提議請蘇門答臘臨時政府也參加會商呢？如果沒有的話，那麼共和黨諸領袖參加議訂某種協議之後，臨時政府與共和黨諸領袖之間的關係又將如何呢？這些問題我們都必須仔細考慮。

總而言之，這一個建議可能引起久延不決的談判，徒使時日遷延，最終淆亂目標，安全理事會倘非經過詳細考慮，殊不應予以採納。可能安全理事會經過詳細考慮之後會決定在目前這一個階段，不擬採取任何與本理事會決議案之規定不同的建議。無論如何，就目前而言，理事會的立場非常清楚，完全符合本理事會職權，同時也符合本理事會維護任何聯合國機構通過之決定之責任——祇要這種決定是依照合法程序通過的。我認為過去大家所說的話不應該——事實上也許並不會——使人認為理事會需要找一個機會來打破目前僵局的辦法，尋找一種可以很方便地而且馬上就可以拿出來算是理事會對自己過去規定的原則讓步的一種建議——無論提出這種建議者的動機如何都可以不管。

理事會如果採取一種辦法，其目的原在打開局面，但是事實上一定會被人認為安全理事會截至目前為止始終維持的態度現在已經軟化下來了。荷蘭對於理事會規定的條件理應遵從。最重要的一點是現在就應該讓共和國政府在其應設之地恢復，並且依照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由荷蘭方面供給各種便利，讓共和國政府能夠正常行使政權。政府設立之後，該政府，就好像主席自己指出的，應該以其合法組成負責之國家機關資格行事，就如何實施決議案中關於為求最後解決辦法而作談判之規定作成決定，或提出其本身的建議。那纔是討論這些條件的適當的時會。這些條件是祇應該提出來和負責政府商談；事實上，這些條件祇有提出來和負責政府商談纔可以得到滿意的和經久的結果。

難道荷蘭政府目前是沒有能力來履行決議案中這一部分的規定嗎？有沒有人提出真正的理由來，證明荷蘭政府不可能設法立即恢復耶嘉達的共和國政府？我所聽見人說的唯一真正理由便是荷蘭並不想採取這個步驟。這個理由安全理事會肯不肯接受呢？

General ROMULO（菲律賓）：現在我想要講幾句話，因為我認為為將來討論便利起見，我們現在可對爭端當事雙方採取的立場，以及各代表團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作一個概括的敘述。

荷蘭代表曾通知安全理事會荷蘭政府並不預備立即恢復共和國政府或依照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允許共和國領袖回耶嘉達。荷蘭代表曾設法請安全理事會相信荷蘭提議的印度尼西亞獨立計劃是和聯合國的印度尼西亞計劃完全相同。荷蘭代表並且籲請理事會允許荷蘭政府依照其自定之辦法求其目標之實現，而不依照理事會決議案裏規定的辦法。荷蘭所提出代替理事會決議案規定的辦法，所採取的方式便是在海牙舉行圓桌會議。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曾指出〔第四一八次會議〕理事會之最重要的任務仍是實施一月二十八日的決議案。他說：荷蘭提議在海牙舉行圓桌會議，這個建議絕不能認為是可以代替理事會的決議案，因為荷蘭的建議根本上便是把該決議案所規定的先決條件推翻。先決條件之一便是立即在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的全部權力。依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的意見，在這個政府沒有完全設立之前，自不能參加任何正式談判，或履行其依照本決議案規定應有之義務。印度尼西亞代表此外並重申前此所作之聲明，即印度尼西亞政府領袖願意參加此次提議中之談判，但有一條件，即此種談判應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不得違反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之規定。

上次會議中大多數代表對於荷蘭並未實行決議案中之規定，表示遺憾，並表關切。關於這一點，本日下午主席對於這一點曾有極其透徹精闢的言論。主席的言論極其直截了當，極其坦白。我相信所有愛自由的人民一定都感謝主席和他所代表的偉大國家。多數代表團都已經重申支持這個決議案，決心將其付諸實施。有些代表團宣布其本國政府對於以軍事行動消滅爭端當事國一方的政策，是絕不會贊同的。任何關於印度尼西亞政治前途的解決方案一定都要和共和國政府商議。因此，無論是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舉行談判抑是依照荷蘭的建議在海牙舉行圓桌會議，第一步必須先恢復共和國政府。

那威代表本日下午發言時，強調一點，就是根據那威代表團的意見，最好的辦法是先將安全理事會關於停火及恢復共和國政府決議案第一、第二兩段中所列的初步問題，加以解決。

就本人記憶所及，祇有一位代表建議理事會撤銷過去所作決定，無條件接受荷蘭所提的對案——這位代表所代表的國家是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委員之一，而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却一致譴責荷蘭未將決議案付諸實施。

由以上的簡要概述，足見發言各代表多贊成印度尼西亞的意見——就是，在耶嘉達恢復共和國的全部政權，是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會議實施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的一個絕對必要條件。

我們目前有一個建議，是加拿大代表首先提出，繼由中國代表加以發揮——該建議促請當事雙方及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舉行一個初步的會議。印度尼西亞代表和荷蘭代表在上次會議〔第四一八次會議〕中，都提到這一個召開會議的建議，但是這兩位代表所討論的到底是不是一個東西很有疑問。

我們記得美國代表上星期四〔第四一六次會議〕發言時，曾稱：當事雙方如能就擬在海牙召開會議的條件先獲致協議，那是最好的，這一種談判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基本目標是相符的。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美國代表所云就擬在海牙召開會議之條件先獲致協議是最好的，並不是說這就是第一個步驟；美國代表是說這個步驟應該在另一個絕對必要的初步之後，——讓我引 Mr. Austin 的話——“初步便是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在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藉以消除”——我請大家注意這句話——“雙方重行自由談判的障礙”。

我要特別強調“雙方重行自由談判”這幾個字，因為這八個字把美國代表所想像的談判形容得非常清楚。“重行”這兩個字表示談判是要在共和國恢復之後纔舉行的。“自由”二字表示談判時雙方必須享受平等待遇，不是像蘇聯代表上星期說的，囚犯和獄卒談判。“雙方”這兩個字確切表明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爭端的一方面。共和黨領袖如果接受邀請的話，到海牙去時是以共和國政府正式代表的地位去出席的。這一點非常清楚，毫無可疑之處。

我對於美國原來提出的建議加以詳細分析，因為很可能加拿大的 General McNaughton 後來提出的比較具體的建議便是受美國原建議的影響。General McNaughton 上星期五〔第四一七次會議〕所作聲明的第一部分對



在海牙召開圓桌會議的建議表示贊成。我現在引 General McNaughton 自己說的話：“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議定辦法使這個會議能夠在所有關係各方協議合作之下舉行”。共和黨諸領袖已經拒絕荷蘭政府發出的邀請。我們也可以指出：聯邦黨對這種邀請也已經拒絕，所持理由也是一樣的。就是：荷蘭政府拒絕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加拿大代表說完了上邊的一段話後，一會兒他又促請安全理事會幫助各政黨直接談判。讓我再引他說的話：“尤其是要消除目前顯然存在的對於共和黨代表參加談判的障礙”。這種障礙是甚麼？Mr. Austin 過去曾說過（第四一六次會議）：這種障礙就是荷蘭政府拒絕立即在耶嘉達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我深信 General McNaughton 發言的時候也知道這一點的確是舉行正式談判的唯一障礙。

這個障礙的存在既然大家都認識，合理的程序應該是討論消除這種障礙的辦法。但是，我雖然對 General McNaughton 懷極大的敬意，我必須指出：General McNaughton 建議的方法祇是設法繞着障礙物走而已。因為，General McNaughton 並不堅持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他祇提議舉行試探性質的會談，使各方對於擬在海牙召開會議之時間與條件可以有協議。

中國代表後來發言時，曾很小心地指出：這一種的初步會議絕不能討論到決議案第一、第二兩段中所列的原則，即下令停火與恢復共和國。中國代表說：這些原則是已經決定了的；擬議中的初步會議祇能討論在執行此種原則時的程序時間與雙方相互的責任。

加拿大和中國代表發言之後，有幾位代表曾假定加拿大和中國代表對於初步會議的提議是相同的。因此我認為必須將這兩個提議的內容重述一下。如果我沒有錯的話，General McNaughton 是提議召開一個試探性質的會議，來討論在海牙召開圓桌會議的條件。中國代表蔣先生則提議舉行初步會議，來確使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第一、第二兩段的規定可以實施。換句話說，加拿大代表承認有一個障礙存在——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未恢復——因此設法要繞過這個障礙。中國的建議則要正視這個障礙，設法將其消除。

荷蘭代表和印度尼西亞代表對於召開初步會議一問題彼此態度懸殊，可能就是因為對這一點沒有看清。這如果是對的話，我很誠懇地要求我們在沒有進一步討論之前，不妨先研究這兩個建議——或是其中任一個——的書面內容。

顯然地，理事會一定要採取一種具體的行動。我們相信理事會現在要採取的行動和過去的決定一定是一致的。這就是說，依照敝國政府所見，理事會不應該採取任何在事實上會廢棄或擱置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所定原則的方法或建議，這一點主席今日說的話非常切當。

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這一點目前已經不成問題。顯然地，共和黨諸領袖不能參加任何談判來決定應否恢復共和國。他們也不能參加談判來決定他們應否釋放，回到耶嘉達去。這一點也已經解決了。共和黨諸領袖可以參加的唯一初步會議或是試探性質的會議，是討論執行這兩個決定時應採取何種辦法與給與何種便利的會議。

我必須提出：任何不是朝向這兩個目標走的企圖，無論其用意如何良善，結果都要把安全理事會現有的決議案勾銷；絕不會增進聯合國的聲威的。

我想再向主席表示謝意，多謝他允許我有參加發言的機會。

Mr. van ROIJEN（荷蘭）：我認為目前這個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辯論已進入建設性的階段，很可能求得一種解決辦法。但是，我在討論解決辦法之前，預備對安全理事會中若干代表指稱之事實，作一簡短的答覆。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指控荷蘭軍隊的軍人曾有虐待戰俘的行為。所控各事是否屬實自然是很難斷定的，因為提出的指控並沒有說明地點與時間。但是我可以說前幾個星期，荷蘭國會的議員曾請荷蘭政府注意同樣的控訴。荷蘭總理提出答覆時，通知國會荷蘭政府經即下令調查，並訓令軍事當局對荷蘭軍隊中經證明曾犯此種罪者，加以嚴厲處分。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一月裏荷蘭曾對前此有一次類似的控訴澈底調查，結果證明其毫無根據。

但是，我自共和國方面聽見這一種控訴，很使我詫異。因為共和國方面不但在我們施行警察行動之前潛入荷蘭方面界線，有過無數次慘不忍言的殘酷恐怖行為；一月十九日之後，我們又接獲許多證據證明共和國部隊裏的軍人曾大規模的實施暴虐行為。我覺得彼此互控是很無聊的事。因此我祇想舉一個例：在彈壓 Musso 叛亂的時候，在 Madium 城曾有八，〇〇〇共產黨囚犯（其中多數為男子但亦有婦孺在內），全部被 T N I（Tengara Nasional Indonesia）即被共和國的軍隊所屠殺，耶嘉達政府的明令竟置之不顧。

Mr. Palar 之所以反對荷蘭的新提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荷蘭憲法中最近訂有關於如何使主權得以移交於印度尼西亞的新規定。我們當然受該規定的約束的。

第一，Mr. Palar 認為荷蘭憲法中這些新規定並未依照過去商談的結果擬訂——Mr. Palar 質詢荷蘭政府是否敢否認這一點。Mr. Palar 並且還問我：真正主權的完全移交和荷蘭憲法第二〇八條第三及第四兩項是否符合？我很樂於接受 Mr. Palar 的挑戰——來答覆他的問題。這問題是不難回答的。

首先我要指出：荷蘭憲法修正的目的是要使荷蘭與印度尼西亞的關係可能有一種新的法律基礎。這是根據 Linggadjati 協定第十五條的規定<sup>1</sup>。依照這一條的規定，荷蘭政府擔承一種義務：“依照新情勢對荷蘭王國的國際憲法地位加以調整”。

Mr. Palar 所稱憲法條文——我相信這一條的號數現在已經改為第二〇九條——修正之後，第一項原文如次：

“籌擬及建立新法律秩序時，應依照本條下一段規定之範圍，遵循過去雙方協商之結果”。

從這一條條文的第一段我們便可以看出這一條條文是規定若干新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則，而這些原則也都就是過去雙方協商的結果。因此，這一個條文隨後諸段所列舉的也都就是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議定 Linggadjati 協定與 Renville 協定時議定的原則——這些原則聯邦黨在嗣後舉行的會談中也表示贊同。

這個條文的第三項 Mr. Palar 說是移交主權的障礙。但是這一項的內容和 Linggadjati 協定第八條的內容完全相同——Linggadjati 協定也就是共和黨自己簽訂的。Linggadjati 協定第八條原文如下：

“荷蘭國王（皇后）應為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之元首”。

同樣地，經修正後之第二〇九條第四項 Mr. Palar 也表示反對。但是這一項的條文完全是以不同的字句來履述 Linggadjati 協定的第七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一項和第七條第一項。這一項條文規定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的宗旨，這宗旨是荷蘭與共和國所同意，共和國方面在 Linggadjati 協定中特予接受的。我不預備費理事會的時間來誦讀這些條文。但是，各代表如果有興趣的話，我願奉送原文。

關於我剛纔提到的第二〇九條第四項，我願向 Mr. Palar 以及理事會各代表解釋一詞；Mr. Palar 謂這一項條文規定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將要保證“juridical warrants”，他們聽後或惑然不解。Mr. Palar 好幾次提起“juridical

warrants”這一詞。其實這詞是荷蘭文 *rechtszekerheid* 的不準確的翻譯，很容易令人誤會。荷蘭文 *Rechtszekerheid* 的最好翻譯應該是“生命財產的不容侵害”，或“憲法上之安全”。這個名詞也就是一個法治國家（非警察國家）的要旨。這個名詞所表示的原則很像盎格羅撒克遜法律中著名的人身保護法案。

不但如此，聯邦黨去年九月十月和荷蘭政府舉行會談時，對於上述各原則亦表示贊同。我們說，一如在提案中所說：荷蘭憲法中的修正條文是雙方談判的結果，而且也祇限於雙方談判的結果——這話是完全正確的。這點我想共和國方面也絕不能否認。荷蘭新提案中提及荷蘭憲法中的修正條文，其目的也就是很清楚地表示將來談判時荷蘭的立場是要根據已經成立的協議。我們假定共和國方面也預備這樣。

最後我要指出：上述荷蘭憲法中的條文——這一條也就是荷蘭憲法新條文中的第一條——規定：新的法律秩序要以人民的代表過去及將來彼此協商之結果為根據。這非常清楚地表示：將來的局面一定要是在雙方完全平等自主的情形下自由定議的結果。

Mr. Palar 認為還有一點使他懷疑荷蘭將主權移交於印度尼西亞合眾國的真正意義所在。關於這一點他舉出一個英國記者所說是 Mr. Gieben 所作的聲明。其實這一點我也要請 Mr. Palar 放心。Mr. Palar 所引的一段話是引自三月五日倫敦出版的“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中 Mr. Woodrow Wyatt 所作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中所述的是這一位新聞記者所認為 Mr. Gieben 在 Bangka 與共和黨領袖會談的內容；Mr. Gieben 在 Bangka 與共和黨領袖談話時，這位新聞記者當然並未在場。這位新聞記者的消息到底是自甚麼來源得來我們不知道。但是，無論如何絕不是他自己目擊的結果。從這篇文章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得很清楚，所稱 Mr. Gieben 曾說的話事實上並非 Mr. Gieben 本人說的，事實上不過是作者本人道聽途說的結果，再加上他自己的解釋。此外，我們讀了這一篇文章之後，會覺得作者對於雙方訂立 Linggadjati 協定及 Renville 協定時就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一事而議定的原則——也就是我在上面提及的原則——並不熟知。

Mr. Palar 又誇稱游擊隊的成功與勝利，實則純屬子虛。游擊隊成功的情形他祇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即此一例，可概其餘。Mr. Palar 說共和國的軍隊二月底進佔耶嘉達不久，於完成此次進攻之政治目標後撤退。

事實的真相是這樣的：三月一日晨六時左右，游擊隊若干組同時自三方面圍攻耶嘉達。

<sup>1</sup> 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治大事記”紐約荷蘭新聞局出版，頁三四。



這些游擊隊最近不過是打到耶嘉達的外郊，嗣即被擊退，損失極重。同日晨十一時，耶嘉達全城又恢復完全和平狀態。荷蘭軍隊在這一次“共和國方面的勝利”中損失兵士三人，此外警察斃命者三人。

爲使大家對軍事局勢釋疑起見，我也非常希望安全理事會請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提送該委員會軍事觀察員對軍事情勢之詳盡報告書。

Mr. Palar 以及有幾位其他代表對於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補充報告書附錄二中有一段話非常重視——附錄二中有一段說：聯邦黨的對外聯絡委員會與共和黨諸領袖會談之後，已經認識必須以恢復共和國爲聯邦黨參加圓桌會議的必要條件。我必須向諸君指出：這一段話是引自文件 S/1270/Add. 1 的附錄貳，其中所載爲共和黨方面對於該次會談的報告。我因此認爲這一段話的責任應該由共和黨方面草擬報告書的人負責，因爲這一段話在聯邦黨方面並未證實。

但是，我要請大家注意這幾句話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這幾句話很可以表徵理事會此次開會時若干代表的傾向。每一次碰到聯邦黨贊同荷蘭的意見時，他們就認爲聯邦黨的意見不過是傀儡的意見，不足稱道，毫無價值。但是，這些代表要是發現聯邦黨的意見中有任何一點與荷蘭的意見有不同之處，他們便立即請大家注意這一點，以證明荷蘭的態度如何錯誤。自這些代表看來，聯邦黨的態度有一點自相矛盾之處，簡直是無法解釋，就是：聯邦黨和共和黨同樣地是民族主義者，而且同抱一種目標——印度尼西亞獨立之迅速實現，然而他們的目標和他們主張採取的方法有一點和共和黨不同，就是他們不希望印度尼西亞由少數派的共和黨完全統治。我希望各位代表最後可以相信這也就是上述各種情形的很簡單但是合乎事實的解釋。

——接着我們可以討論中國代表〔第四一七次會議〕提到的一點。這一次中國代表發言和他素來在理事會裏發言一樣，同樣地富於建設性和公平的精神。但是，關於這一點，我恐怕他誤解了我的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蔣先生說過：聯邦黨的威望如果會因爲共和國立即在耶嘉達恢復而受損失的話，那麼聯邦黨的威望顯然地是依靠荷蘭的軍力；這樣說來聯邦黨的威望是非常地弱，不足以成爲一個反對恢復共和國的好理由。我當初其實沒有這個意思。因此我想把我當初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解釋得清楚一點，因爲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是一個基本問題。

我在理事會裏已經指出過：我們和共和國方面爭點所在並非印度尼西亞應否獨立。我們已經鄭重宣布准許印度尼西亞獨立。爭點所在是新國家取得獨立的形式和新國家應由誰領導。這些問題對於這個新國家的將來是非常重要的。共和黨事實上是要造成由他們控制的單一國家。我們和聯邦黨所希望的是要建立一個聯邦，在這個聯邦中共和國是組成分子之一——自然共和國一定是這個聯邦中重要的一邦，但是共和國和聯邦其他組成分子地位是平等的。因爲這個緣故，這中間的過渡時期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印度尼西亞合衆國取得獨立的形式和取得獨立時將由誰領導，從許多方面看來都要在這個過渡時期裏決定。新國家如果得到了自由，但是整個印度尼西亞却沒有建立一個整個的臨時政府，那麼共和國便不難在不久強迫印度尼西亞其他各部分都歸其統治——共和國現在正在設法行使一個主權國家的職權，在印度尼西亞而且是佔極大的優勢，因爲共和國擁有雖然紀律不好但是數目衆多的侵略部隊。那就是說，擁有軍隊的少數人士統治印度尼西亞的多數人民。

由於荷蘭方面警察行動的結果，過去實際上控制共和國的軍人及極端分子其有組織之力量已經打破。因此現在有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可以以和平方式實現，而且在我們看來也應該以和平方式實現爲宜——由共和國方面參加整個印度尼西亞的政府，不是以主權國家的資格參加，而是以一個主權國家組成分子之一的資格來參加。過渡時期的目的在於確使共和國併入印度尼西亞合衆國之內，而非使印度尼西亞聯邦併入共和國之內。這個目的目前是已經達到了。荷蘭政府目前因此可以建議一種程序，可以不必再定一個過渡時期，可以使主權之移交更加提早。主權移交之後，恢復共和國爲合衆國組成分子之一的問題便應該由印度尼西亞政府與印度尼西亞人民在選舉時決定。

但是，如果在將主權移交予一個整個印度尼西亞的政府之前便在耶嘉達單獨恢復共和國政府，讓共和國重組其軍隊，那麼共和國又將較聯邦黨佔極大的優勢，我們又將有一種危險，共和國或是受其軍隊之指使，或是指使其軍隊，又將一開始便在整個印度尼西亞取得霸權。因爲這個原因我纔說有許多聯邦黨黨員認爲目前在耶嘉達恢復共和國便等於背棄他們前此努力的目標。這並不是就說聯邦黨黨員是倚靠荷蘭或是荷蘭的部隊來維持他們的聲望與威權。但是，聯邦黨過去是和我們合作來實現他們所希望的獨立的方式。他們可以很有理由地

責難我們：在這個時候恢復共和國，對於他們的地位有極大的損害。

我認為我對於這一點不妨多說幾句話，因為這一點牽涉到問題的癥結，同時可以解釋下面這個事實：荷蘭之所以能於目前向印度尼西亞建議提早實現獨立，便是因為耶嘉達方面的侵略力量與破壞力量暫時已經消滅。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如果確有把握，使這些力量不會死灰復燃，那麼，荷蘭方面仍可以保持這一個建議。

我所提出的解釋也可以回答美國代表提出的問題——美國代表問為甚麼我們認為我們現在恢復共和國政府的政權便會造成混亂的局面而等到十二個星期之後再將主權移交就不會造成混亂的局面。我的答覆是：目前恢復共和國等於說是將爪哇一部分區域的政權交給共和國政府，其可能的後果有如上所述。幾個月之後將整個印度尼西亞的政權移交則等於將整個印度尼西亞的政權交給一個整個印度尼西亞的聯邦政府。在這個聯邦政府中共和黨諸領袖不過佔三分之一的勢力——這就是說：他們有很有力的說話力量，但是却不能一憑己意控制整個印度尼西亞。這是這兩種辦法根本的不同。

但是這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就是我們仍舊相信：一個比較長的過渡時期——就好像我們原定的時間表中計劃的——可以保證主權移交給印度尼西亞聯邦可以比較有秩序，也可以保證印度尼西亞聯邦情形比較穩定。

菲律賓前幾天〔第四一六次會議〕控訴荷蘭好幾件事，其中有一件是：用模稜兩可的詞令來規避、忽略或違反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蘇聯代表想和菲律賓代表比賽出言不遜侮辱別人〔第四一八次會議〕。我祇希望這兩位代表可以學這次會議中我的對造 Mr. Palar 發言莊嚴慎重的榜樣。

現在讓我談談這一次辯論中我們可以得到的正面的結論。這我可以不必太詳細討論，因為我認為理事會多數代表的言論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

從一方面來說，有許多代表都說過：理事會、荷蘭以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的目標是相同的；大家也都同意應該怎麼樣來組織印度尼西亞政府；大家也都同意利害關係各方以及聯合國委員會在海牙舉行圓桌會議是實現共同目標的最適當的方法。

從另一方面說，這裏還有一個障礙存在，就是：共和黨領袖堅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在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而荷蘭方面對於目前即在耶嘉達恢復共和國政府的後果，則頗存戒心。上星期五〔第四一七次會議〕加拿大和

中國的代表曾提出一種解決這個僵局的辦法。有幾位其他代表也表示贊同。這兩位代表提出建議時是本乎一種力求有濟時艱的善意，我認為所有當事雙方不但要對他們表示謝意，而且也應該表示合作，將這種建議付諸實施。我們知道將這種建議付諸施行時，雙方都必須讓步。但是，為求得協議起見，我在星期一〔第四一八次會議〕已經宣布過，敝國政府預備接受加拿大的建議——就是先舉行一個初步會議，其任務與目標一依 General McNaughton 上星期之建議。

這就是說——讓我再引 General McNaughton 的話——“似乎不妨在適當情形下請我們的委員會〔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中對於該委員會地位的規定，協助雙方就擬在海牙開會的時間與條件，求得協議”。這樣的話——再讓我引 General McNaughton 的話——“……這種在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主持之下的試探性質的會談便不會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也不會侵害雙方的權利、要求或地位”。

在我看來，荷蘭接受這個建議，對於加拿大及中國代表的建議所表示的大家想要打破目前僵局的努力，是一種很大的貢獻。我希望這可以證明我們的確希望儘早把這個問題以談判之方法解決，凡對這一點懷疑的人由是可以渙然冰釋了。

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要使這個初步會議成功，當事一方會希望對方能夠瞭解，並且能夠贊同該方的基本願望與着重點。我可以請安全理事會，同時請共和國相信，我們這一方面的確預備這樣，而且預備和共和國的代表在一起，共同尋求一種辦法，一方面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我們所怕會發生的危險。這需要雙方共同合作。因為這個原因，我對於 Mr. Palar 星期一〔第四一八次會議〕宣布共和國方面不願接受加拿大的建議，尤其引為遺憾。

Mr. Palar 舉出兩點共和國所以不能接受加拿大建議的理由。第一點見於下列這幾句話。這是自速記紀錄中引來的：

“本人願着重指出：中國代表所提及，並由若干其他代表用為論據的 Soekarno 總統函，係以 Mr. Koets 對移交主權的真諦所作的解釋為根據。

Soekarno 總統於原則上同意圓桌會議的目的，完全以 Mr. Koets 對該會議目的之解釋為根據。但是現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代表團團長却謂 Mr. Koets 的解釋並不完全。Koets

的解釋是 Soekarno 總統宣言的根據。這個解釋既經荷蘭正式否認，Soekarno 總統的宣言就不復有效”。

後來 Mr. Palar 又說——我再引述記錄：

“本人不得不指出：加拿大決議案所根據的假定是不正確的，因為它以為二月二十六日提案[S/1270附錄D]中所載荷蘭政府的目的與安全理事會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目的相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現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代表團團長通知委員會說：網甲島上敵國領袖們以信以為真的 Mr. Koets 的解釋，不能認為所荷蘭立場的正式解釋。由此可見荷蘭的態度”。

我在上一次會議裏曾經強調這一次主權的轉移一定是確實的，完全的轉移，而且是無條件的轉移。但是，Mr. Palar 所稱 Mr. Koets 對 Soekarno 總統所作建議的解釋已被“正式否認”。這一點的真實情形，我想加以解釋。

從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真實的情形是這樣的：二月二十六日，Mr. Soekarno 收到關於參加圓桌會議的正式邀請。這一個以圓桌會議為中心的提案，其宗旨如何，詳細辦法如何，荷蘭方面於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時，曾詳細解釋，有備忘錄三件悉交 Mr. Soekarno。這些備忘錄附於文件S/1270之後，為附錄E，篇幅佔五頁。此外，就這個計劃而舉行的會談，已有多次。參加者一方為共和黨，他方為荷蘭官員，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及聯邦黨。因此，我們絕不能伴稱 Mr. Soekarno 草擬三月四日函件的時候他對這個計劃宗旨的瞭解完全是根據 Mr. Koets 二月二十八日向他所作的口頭解釋。

關於口頭解釋的問題，很有趣的一點是依照共和黨諸領袖明白提出的請求，大家同意對於所有會談的內容——其中包括口頭解釋——都不予宣布。但是，顯然地，共和國的代表團曾向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報告口頭會談的內容，對 Mr. Koets 所提的解釋單獨地作成提要。Mr. Koets 並不認為這一種報導是他所說的話的全部紀錄。荷蘭因此曾通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荷蘭並不認為共和國方面的提要是對於荷蘭態度的正式解釋。這一個步驟顯然是一個正常的步驟——如果在雙方舉行會談之後，一方未經與他方磋商即逕自發出關於他方所說的話的提要，那麼該他方採取這個步驟當然是正常的。共和國方面對荷蘭某官員所說的話所作單方的不完全的提要，敵國政府不願受其約束。這一個事實當然不能視為荷蘭政府已經把加拿大代表這樣的一個提議表示拒絕，這是不能言之成理的。其實這提議是日

前開始談判的唯一機會，也就是進行尋求最後解決方案的唯一機會。

Mr. Palar 提出的第二點理由可以從他所說的下面這幾句話裏見到：

“在我們與荷蘭代表討論這個問題時所修正的荷蘭憲法，顯然不准許荷蘭將主權完全而且無條件地移交予印度尼西亞合眾國”。

我已經詳細解釋過了——我相信我已經能夠證明——去年年終荷蘭憲法的修正條文祇是規定關於荷蘭印度尼西亞聯合的原則。這些原則前經雙方同意且經載在共和黨方面曾經簽字承認的 Linggadhati 協定中。我同時也已經指出：荷蘭憲法的新條文此外並規定新秩序應以“過去及將來雙方協商之結果為基礎”。我相信這已經足夠反駁 Mr. Palar 的第二點理由。

上述種種已經可以充分證明 Mr. Palar 所舉的兩點理由，其實不過是不肯接受加拿大提案的非常勉強的藉口。我恐怕我們必須從 Mr. Palar 的陳述中另外一部分去尋找拒絕加拿大提案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我們可能從下面這幾句話裏尋得——這幾句話見於速記紀錄：“我們的游擊隊在民衆協助之下，可以在軍事上拖垮荷蘭，這是沒有疑問的”；“我們必須對荷蘭方面提出嚴重警告，他們如果仍然在政治上及軍事上繼續其現行政策，我們的游擊隊就要自行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

讓步這件事之所以可悲是因人家很容易把讓步解釋為示弱。我們接受加拿大的提案，這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必須尋求並且必須速求某一種解決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方案，這同時也因為我們很想和共和國方面獲致協議，因為任何解決方案，如果人民有一部分不表贊同的話，在施行時就不能避免生命與財產無窮的損失。但是共和國方面如果認為我們之所以願意以談判求得解決辦法是因為我們在軍事或其他方面太軟弱，那麼他們便大錯了。共和國方面如果根據這一種誤解，目前便關閉談判之門，那麼，這是非常可悲的。因為這一個嚴重的錯誤其代價是要由印度尼西亞人民來付的——人民償付這種代價的方式便是由於經年累月的拖延和長此生活於不安定的狀況而產生的痛苦；同時也要由游擊隊來償付的——游擊隊償付的方式便是要蒙受慘重的傷亡。因此，我誠懇地希望共和國方面會參照我在上一次會議及在本日會議裏所說的話，對其採取的態度，重新加以考慮。

Mr. TARASINSKO（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安全理事會裏每一次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我們都會看見一齣諷劇，由若干代表殖民國家的代表團來扮演。因為這些代表團的努力，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最終

總是陷於同樣的僵局；安全理事會並不是以一個公正觀察者的姿態出現，祇是掛起一座帳幕，來掩藏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的侵略行為。

在世界輿論壓力之下，安全理事會中所謂多數理事國不時通過決議案，請荷蘭政府對其侵略的範圍加以限制，至少使其侵略行為緩和一點，現代化一點，可以比較合乎時宜，不要再老學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的殖民辦法。

但是，荷蘭甚至對安全理事會這一種苦口婆心（自荷蘭侵略者的眼光看來）完全沒有害處的願望，都置之不顧。荷蘭一定要依照最有利的辦法行事。荷蘭政府之所以採取這種行為，係因為荷蘭政府深信安全理事會中有保護它的國家，絕不會容許荷蘭受任何損失。他們彼此的利害是一致的。因此，他們最後的手段總是要想法把印度尼西亞人民為獨立而鬥爭的運動壓下去。如果這些安全理事會中保護荷蘭的國家為着籠絡人心的理由有時不得不稍為譴責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執行政策的方法，那麼大家也曉得——荷蘭政府自己尤其曉得——這種譴責的言論不過是具文、虛偽的言詞而已。

這一種悲喜劇在安全理事會中已經扮演有年了。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決議案之通過，及其後來之命運；以及通過之後各種事態的演變，都不過是這一齣戲中的一幕而已。如果過去有人懷疑過這一點，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最近一次報告書可以釋除一切懷疑了。

從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最近一次報告書中，我們知道荷蘭政府對安全理事會所有建議都置之不顧，一意孤行，就好像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從來就不存在一樣。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中要求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被捕的領袖，同時並要求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切軍事行動立即停止——這都變成了曠野中的呼聲，有呼無應。安全理事會關於耶嘉達城及耶嘉達區所作之規定，結果也是一樣的。

在目前印度尼西亞事態演變之下，連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都不能不承認印度尼西亞的情勢是每況愈下，因此其危及於世界穩定之處亦日益增加。換句話說，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繼續施行侵略，對於全世界之維持和平與安全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荷蘭政府現在正在準備排演下一齣戲，這一次採取的方式是“圓桌會議”要在海牙舉行。這個圓桌會議的目的在騙印度尼西亞的人民，使他們相信這個會議是由兩黨以同等地位商談。這一種企圖如此露骨，掩飾如此脆弱，連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對荷蘭侵略者原是同情的，也不能不在報告書中承認這一種情勢整個說來是違背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並沒有拒絕荷蘭政府的邀請，來參加在海牙舉行的圓桌會議，而且向安全理事會請示——就好像委員會對於安全理事會絕不考慮荷蘭政府建議的圓桌會議這一點不大清楚似的，也好像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對於該委員會參加圓桌會議就是直接幫助荷蘭政府欺騙世界輿論、欺騙印度尼西亞人民這一點還不夠明顯似的。

荷蘭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上一次會議〔第四一六次會議〕裏說：一切要看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對於參加圓桌會議一事怎樣答覆才能決定。這句話並非出於偶然。荷蘭代表非常直截了當的讓我們知道：荷蘭政府需要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幫忙他們，來掩飾他們下一着壓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企圖。

General McNaughton 毫無猶豫地說過〔第四一七次會議〕：這一次的圓桌會議要設法使印度尼西亞的主權提早移交予充分代表全部印度尼西亞的印度尼西亞聯邦政府。但是問題的要點並不在此。主要的問題是荷蘭政府，在安全理事會若干其他代表協議之下，正在想一種適當的辦法來摧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來恢復印度尼西亞的舊秩序。毫無疑問地，加拿大代表和中國代表也都知道這一點，也都看清這一點，雖然他們還是要設法使安全理事會相信建議中的圓桌會議是如何妥當，如何適宜。

荷蘭政府關於創立所謂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所作的聲明是不值得重視的。這一種聲明是一種騙人的話。他們現在正在設法尋找一個新的形式來掩飾荷蘭對印度尼西亞人民繼續為殖民統治荷蘭想要設立一個傀儡國家，設一個傀儡政府，給它假的主權和假的政權。荷蘭政府因此正設法提早創立一個印度尼西亞合衆國，而且要在最短期間之內創立。因此荷蘭政府纔害怕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會恢復。因為共和國的存在會使創立傀儡的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有許多嚴重的困難。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荷蘭政府對於予印度尼西亞合衆國以軍事援助這一點要作一保留。荷蘭政府有把握傀儡政府一定會同意訂立關於軍事援助的條款。

去年十二月，安全理事會在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壓力之下，否決烏克蘭代表團提出的決議案〔S/1158〕，其中主張荷蘭軍隊立即自印度尼西亞領土撤出。這一個決議案如果通過，一定可以幫助解決安全理事會目前所討論的印度尼西亞問題。鑒於我上面所述的各種事實，這個決議案之被否決，實至可憾。

經驗告訴我們，目前的情勢不獨是緣自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而且也是由於安全

理事會對荷蘭連那些過去通過的不徹底無力量的決議案都拒絕實行這件事並不設法制止。這一種情形可以證明安全理事會裏面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討論——經過美國、英國等代表團的努力之後——已經變成一種虛偽的把戲，不但欺騙印度尼西亞人民，而且也欺騙安全理事會自己。

烏克蘭代表團反對關於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參加圓桌會議的提議，同時也反對中國代表的提議——就是要聯合國印度尼西亞

問題委員會參加聯合國就印度尼西亞問題召開的初步會議。

主席：因為時間已經很晚，發言名單上還有兩位代表，我想我們應該散會，等到下星期一午後三時再開會。我不曉得理事會各理事國的代表和被邀參加會議的各代表有沒有充分時間來彼此磋商或與其政府磋商。假如沒有人反對的話，我們便定這一個辦法。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